

卷十六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子-類書 彙考-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類書-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天日月星雲風

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大行健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繫覆焉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老子曰天得
一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九故天周九凡八十一萬里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儲官部 儲官 太子妃 附 公主

儲官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

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
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左傳曰九月丁
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
命之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
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一貫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
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春秋外
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鬬將毀王宮王欲遷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
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數不防川不竭澤靈王不從又曰師曠見太子
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
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
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虢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以
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
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

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願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
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
年皆八十餘眉髮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
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
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
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皇后元
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
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廣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長安街得之帝怒時明
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
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
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
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
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
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
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
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鍾武昌
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
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
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
子名適少聰惠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

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
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
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
並集帝更問乃荅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荅曰出門見日不
見長安衆莫不嗟嘆 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
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樽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
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
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
惟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道之
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
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慙重明前星涵
瑞采游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辯七經咸所精博
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桓
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

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國海更東傾班輪同舉乘甲觀齊蓬嬴魏卞蘭
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
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
憲之高論作敘權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
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
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
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
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
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敷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
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
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
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歲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篋成高勿
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
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齒言

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
違夙興晏息師傳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
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
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
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
物改文爲質斷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
叔譽慙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
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
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止離暉惟機天啓
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官養德相榮獻書
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
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
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疹甘言鮮不爲
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以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

感天嫉斯忌文昌着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閭寺 隋戴
逵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携倡優起舞
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
廣仁姿朗雋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難曾是遽愍匪降自
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賙冤魂難
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微
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
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
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滅婉孌乘輿
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
華綬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
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謹言必復垂義則考
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者緝熙有晉
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

銜辭即罪掩淚祗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
訢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
傷無耽親跼蹐嚴宮絕命禁闈幽樞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
疋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
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攬槍叱掃元凶服辜
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
堂有故臣孰去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
都邑如隕慨矣寤嘆念我愍懷 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
塗銅池從殯葆鐸旣行枚紵且引皇帝痛柔威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亡憫
含嗟乎崇正顧掩歎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
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
缺位月紀褰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糧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
帝基思皇下武績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詞典實弘儲則庸器
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旌旒鸞肅聲明守器宣華訪安

永福上漏驂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黃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
月志侵動年司素娥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豎
反輟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遠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
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書掩鳧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暖微
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章弁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圖揚龜
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揔戡挽之哀淒視風烟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
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
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徒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
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及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
太子哀策文曰履輅裁裁龍驂跼步羽翮前駟雲旗北徂皇帝哀繼明之
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
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微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麗
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
綽居心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

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騰塞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間訓望魚楊芬雲
物告徵侵淦寒象星霾恒曜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陰諮
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
筵罷設虛饋饒饒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啓玄
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
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
修坂之威夷邇平原之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
哀音於蕭蕭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
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梁武帝
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
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
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能荷神器之重
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
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

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登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頌守器承祧乃旁挹群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校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魏文帝答下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

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下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獻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去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博納多容海濤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甘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此羣下所常吟咏臣不復須臣贊揚懿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

終遏僞辯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褒稱盛行然後今夜光之璧顯於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

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篇以摭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皇太后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仰鏡溫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重 梁簡文立中謝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寶驚物聽鴻名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送臣本凡蔽實實無取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循懼不任尚疑廢職口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 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

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 下蘭之頌 又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團暉麗天游雷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慈獎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幃察陳奏之 示嚴警之 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閭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述 又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聚據書戒遷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榆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茂實

式表洪微 梁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衷踰信次義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梁沈約爲皇太子謝初表曰臣實蒙稚溫文學之議唯問安內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典二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亾播禮樂於百代宣尼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蟲子相雖詩賦可嘉矩軌頓闕貽譏良史取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

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輪嚴駕永輟駢驂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任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固本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觀惟新桂宮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春方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嗣佇賢前星虛位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爲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

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 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又曰武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 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 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 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 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 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上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 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

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

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住車相揖 東宮

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宋謝莊皇太子

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輶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總之掩

綵悼副禕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璫有毀郁烈無湮翦

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濤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

帝出飛芳賦閑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寵

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蕙蕙振婉變瓊相清徽就遠浸沴方搏臨華

罷翠當曄收蘭復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夢階上

螢飛傷榮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淒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筵既

訣兮莫既撤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綈歛維

華駟解馭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

秀兮衡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
芳猷夙就翩翩禮園徘徊樂園規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存阻
咨我儲貳締縉江濟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敷盈則反
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訓組咸事象服有章
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
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追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旂命
飛廉而拂瓊輜楊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
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
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
以千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
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
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子

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
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怗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三拊
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
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
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
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
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
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嗔言貴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
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
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煞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煞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煞良民將何以治天下平臣不須籌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頌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勲尚東海王強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陽公主竇氏一公兩儀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朗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矣 魏本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嫁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德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官中向使者博顏乞所活之使者具以曰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 王嘉亂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德

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人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 寶部魏溫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闢閭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時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間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繫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

秦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
銘曰稟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之風格勤衡館度族仰
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婉
締綵優柔肅雍衡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齊王融永嘉
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漏質穠李慙暉肅穆婦容靜
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燭已明曉挽已聲松
門嚴闔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
發有祥瑤臺乃構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積符爰授帝體靈柯穠
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
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絳曉須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岷岫滅
采上春慈纏雲陞悲動外姻鬱彼崇芒曉然城輦輜程按轡龍旒徐轉
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氲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
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遊閭正撫事成歲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
委盛
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

霜飈雪雰凋蘭天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
岐嶷之姿寔朗寔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
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
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之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翺翔號之不應聽
之莫聆帝用于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
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
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輅交轂生雖異室歿
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暉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
延繕修神閨掩扉二極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推聖
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局關一闔曷其復甞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嬌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
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
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昔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旂式童徽
音主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

忒內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
勤上虞諸姑傍接支嬪內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
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
峻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大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
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
路祖奠在庭駢駢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
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輜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紳俟
晨噉噉遺嗣罔罔孤孤臣號無聲音涕不輟巾 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
質華繁玄髮儵曜娥眉連娟清顯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
既免懷提携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
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颺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
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
臚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
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尅哲方德比齒有

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莽
莽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
暉月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
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
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畢畢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
荒稚菟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謬
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祖奄離時節吉凶垂邈存
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輜駟駢駢挽
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歔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况我公主形
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宋江敷
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
外顧審輜蔽跪處憂遑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闇闔有對本隔天姻年近
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
曹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相溫歛迹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

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不免於強
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
義而令掃轡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
乃兄弟踈闊姆姊爭媚相勸以急尼媼競說相諂以嚴其間又有應荅問
訊止巫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
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為期遣
必以日出為限夕下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
被卷一生之內與此垂矣又警影表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叢
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臣門介代荷殊榮足
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
宣披露丹款非准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初若恩詔
難降投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鬚 髯 膽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
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螭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
君乘之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
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髻鬢 史記曰蘭相如為趙使秦持
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齎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
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
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
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攸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
君平原君曰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